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
第四回 龍伯青忍辱紹箕裘 增朗之避風登仕服

這位增朗之，為甚麼丟著那最快活的少爺不做，跑到京裡來呢？原來那增朗之的老翁請的那位錢谷龍師爺，自從把賈端甫辭了之後，另請了一位姓王的秀才，是個揚州人。這王先生不但做人圓到，筆下靈動，並且絲弦簫管、京調小曲，無一不精。到館一個多月之後，每到放學的時候，就自己以此消遣。這男女兩個學生，正是投其所好，也就跟著要學，這王先生倒也不吝教誨。誰知這兩個學生讀書的天份有限，學唱的天份甚高。那女學生更是天生成的一串珠喉，又圓又脆，唱起那小榮歸來，雖只十一二歲的人，那一種輕倩柔媚之神，能令人魂消心醉，比那些西南營的姑娘要高得多了。絲弦到手就能成聲，而且抱的式樣、彈的指法都是不學而能，真是個生有夙慧的。

就是那男學生，雖說遜於乃姊，喉嚨卻也不錯，唱起那旦腳的崑曲京調，宛轉如好女一般。這王先生見學有傳人不勝歡喜，也肯盡心指授。不到一年工夫，這兩位高足，於那唱歌音律科的學問竟能領得卒業文憑。龍老頭兒有這一雙兒女，又有一個千嬌百媚的愛姬，還有一個克紹箕裘的令子，家道又很溫飽，也可以娛此暮年。不料他財多身弱，老態漸增，初只步履需人，後則漸成癱瘓。當那賈端甫登第回家開賀之後，這龍老頭兒已是臥牀不起一月有餘。依著惠蔭洲的意思，看這位錢谷龍師爺不能到館，就想另請高明，幸虧這龍伯青向來恭維得增二少爺十分受用，到這時候就在他老翁面前說道：「這龍師爺在老爺子衙門裡也將近十年了，平日處的也很好，辦的公事也從沒有碰過上司的釘子，現在病著，雖然不能逐日到館，這世兄龍伯青在衙門裡學的年數也不少，平日公事也就有一半是他辦的，遇到有要緊的事體，也還可以叫他在老翁跟前商量請示。今兒若因為龍師爺病了，就辭了他另外請人，豈不叫人家看得咱們待朋友太薄麼？」惠蔭洲聽他賢郎的這番議論，倒也十分近理，也就將就下去。那龍伯青聽見感激萬分，但是自家的底子自家知道，心裡想著他待我的交情雖然甚好，然而沒有甚麼可以牽絆得住他的地方，這交情總靠不祝老翁的病看著是不會好的了，若萬一有個風吹草動，這館是終究要脫的。我是個沒有出過手的人，到那裡去謀館哩？必得要想個法子，籠絡住這人才好。這天又在小銀珠家吃酒，兩個人到了酒酣耳熱之時，這龍伯青開口道：「我承朗翁這番相待，真是情逾手足，無恩可報。意思要想聯一個金蘭之好，但是我年紀稍長兩歲，似乎不當。」這增二少爺正在高興頭上，滿口應允。

第二天，龍伯青趕緊寫了份帖子，穿了衣帽，到增二少爺書房拜換。增朗之也連忙叫人去寫帖子，說明早一准登堂。這龍伯青又吩咐廚房預備一桌酒菜，又同姨娘、妻子、妹妹說道：「明天須要早點收槍收拾，怕他是要請見的。」次日十一點多鐘，增二少爺穿了衣帽，坐了轎子，叫家人拿了一個如弟帖子，來拜龍少爺。龍伯青趕緊穿了衣帽，迎了出來，到廳上行了禮，交了蘭譜。增朗之叫家人拿好便帖子，拜龍師爺。龍伯青連忙自己拿著帖子進去回，出來說道：「家父雖然不能起牀，因係通家至好，不敢客氣，請到房裡相見，但是不可行禮。」

增朗之應了，跟著龍伯青進了上房，到了龍鐘仁的房裡，走到牀面前恭恭敬敬的叫了一聲：「老伯！」那龍鐘仁在牀上拱了一拱手，說道：「小兒承蒙不棄，許訂昆弟之好，真是高攀，將來一切總望格外看顧，我是老的不能動了。不過拖延日子得一天算一天。」增朗之又安慰了兩句道：「老伯這病不要緊，天氣暖些就會好的。」那楊姨娘、龍玉燕同著龍伯青的少奶奶水柔娟，都打扮得花團錦簇，在堂屋裡等著見禮。龍研香也從書房裡叫了進來；龍伯青就邀著增朗之出來一一相見。增朗之看那楊姨娘雖是半老徐娘，而風致不減，這位世妹更是嬌小玲瓏，兩個雙眼睛兒含著一汪秋水，真是個天生尤物。就是那位把嫂，似笑佯羞的一種小家風度，亦自撩人。這三個美人對著這豪華公子，彼此都有個戀戀不捨的意思。那龍研香見了禮，先回書房去了，龍伯青就讓著增朗之在堂屋裡坐。楊姨娘們也都坐在旁邊陪著閒談。那楊姨娘的談風最好，問長問短的，親熱異常。隔了一回，毛升上來請示說：

「菜已好了，開在那裡？」龍伯青體貼增二少爺的意思，說：「我們通家至好，人也不多，不如就開在上房裡一桌吃罷？不過簡陋些兒，未免不恭。」增朗之連忙說道：「哥哥說甚麼話，我們既成通家，我是天天要來的，一桌吃最為熱鬧。」楊姨娘忙叫王媽、迎春來收拾桌子。水柔娟也叫他的丫頭連兒幫著搬椅子。一時擺好座位，上了碟子。是增二少爺的首座，龍伯青對面相陪，龍玉燕坐在上首橫頭，楊姨娘同水柔娟坐的是下手橫頭。那龍研香是向來在書房裡陸先生吃的。龍伯青恭恭敬敬的送了一杯酒，增朗之也回敬了大家。八席坐下，上了兩道菜，楊姨娘向著玉燕取過增二少爺的酒杯，親自斟了一杯酒，玉手纖纖的送到增二少爺手裡。增二少爺滿心歡喜，一飲而乾。玉燕接了過來，又斟了一杯送去，隱隱有個成雙的意思，這位小姐真是天生的解人，那增二少爺更加歡暢。大家談談笑笑，雖皆初見，倒也無拘無束，真個淳淳。男女雜坐，履鞋交錯，當此之時，一石亦不醉了。這一席酒，比請他在西南營小銀珠房裡吃台花酒還要人胃些，一直吃到四點鐘方才散席。增朗之又到房裡陪著龍老頭兒談了片刻，這才告謝回衙。龍伯青也就跟到衙門裡去辦公事。這增朗之三三兩兩，總要到龍家走走，看看這龍老伯的病體。這樣要好的如姪，可謂難得之至。與楊姨娘混得熟了，因為不大好稱呼，就拜了楊姨娘做乾媽，取了兩件衣料，一枝金簪，兩個嵌寶戒指，一對金鑲藤鐲，孝敬乾媽媽。又送了這乾妹妹龍玉燕一枝同心如意，金簪一對，玻璃翠的兜幅。

這乾媽媽，也送了一個平金扇套子，係了一個交頸鴛鴦的玉扇墜兒，一個自己繡的雙龍戲珠墜青的濱榔口袋做見面禮，又弄了幾樣體己的菜，款待這乾兒子。這天龍伯青在衙門裡公事忙，沒有得回來，就是楊姨娘、龍玉燕、水柔娟三個人陪著吃的。

席間楊姨娘叫玉燕彈著琵琶，唱了兩支小曲，又唱了一支虹霓關的京調。增朗之樂到不可收拾。隔了幾天，楊姨娘又叫玉燕親手挑了一塊狗牙子邊的玉色湖縐手帕，雪青紡綢的兜肚掛了法蘭絨的裡子，是增朗之天天來看著這位小姐親手挑的，做好了就叫這小姐親手送與哥哥。那增朗之歡喜非常，就當著面伸手進去，把那兜肚貼身帶好，說道：「是乾妹妹送的，我不敢不把他靠著身體帶著。」那位小姐聽了臉上一紅，楊姨娘還說明兒夏天再叫你妹妹做兩個單的送你。從此這增朗之來往更頻，進來出去也不必用人通報。無論龍伯青在家不在家，一任他隨隨便便的穿房入戶，真算是個通家至好。

這一天，是三月裡的天氣，增朗之進來，但見這一院花光珠簾底下，各處人聲寂然，他走到房裡看那龍老頭兒朝著牀沉沉睡著，再走進套房看那乾媽媽坐在馬子上呢，抬起頭看見有人進來，嚇了一跳。再看是增二少爺，就說道：「你怎麼輕輕悄悄的跑了進來？人家上馬子呢，你快些出去罷。」這增朗之走到楊姨娘面前，彎著身子靠著楊姨娘的臉，旁邊低低的說道：「乾媽媽上馬。乾兒子來服侍服侍，也是應該的。」楊姨娘撲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小涎臉。也不嫌臭。」增朗之道：「乾媽媽的馬子，我敢嫌臭？就是叫我替乾媽媽揩屁股，我也是情願的。」說著，就伸手拿了手紙，意思意要來搭了。那楊姨娘恐怕未必就肯讓他揩，但是這樣的好乾兒子叫楊姨娘如何打發呢？或者像那補缸戲上，王大娘款待他乾兒子胡老兒的法子，款待了他這乾兒子一頓也說不定。這種秘密事情不但做書的不甚清楚，就連那玉燕小姐在那套房後首的半間房內，只隔了一層板，他曉得不曉得，也就不得而知。

兩人走到外房，看那龍老頭兒還是沉睡未醒。又隔了半個多月，交了立夏的節氣，這位龍鐘仁竟被那一殿秦廣王下了一個關書，請他去辦森羅寶殿的廣儲交代去了。這龍伯青兄弟，自然遵制發喪，衣裳棺木皆是現成的，也不十分費事。這時候，省城鎮江的當道幕友，聽見這通州谷師爺捐館的信息，就紛紛的寫信來薦朋友。這位惠直刺的意思倒也有些活動，就是那位刑名師爺陳仲言，也勸他另延，說這席面的責任重大，恐怕世兄吃不下呢。無如他這位賢郎是得了他龍家的特別好處，而且還有無數的希望，怎麼肯不盡力呢？也用不著那龍伯青囑托，他就熱心為友一口一聲說道：「古人說的，一死一生可見交情。如今龍老伯屍骨未寒，怎麼好就另延他人呢？況且龍伯青辦了半年多下來，也沒有誤過事，他又在一塊久了，曉得老爺子的性情，遇到事體也還容易商量，換了一位未知他公事如何，品行如何，脾氣如何，萬一還不及這龍伯青，那又怎麼樣呢？」惠蔭洲拗不過他這位賢郎，只好換了關書，就請這位龍伯青師爺襲承父業，一面找那書啟師爺文彬如，寫了幾封信回覆當道的幾位憲幕說，龍鐘仁老夫子的世兄在敝署襄理多年，現在不忍辜負死友，已經訂定蟬聯的話。那些薦館的見他念舊情殷，也就只得罷了。這裡龍伯青揀了個日子，開弔出

殞，把他老翁的靈柩暫守在城內一個廟宇裡，停放未滿百日，龍伯青就趕緊進衙門辦公事。又嫌那所房子不吉利，搬了一個公館，前進徐三開間的廳，西角頭另有一院，同這廳平排的兩間書房，上房是五間開的前後房，上首外一間是楊姨娘住的，內一間是龍玉燕住的，下首外一間是水柔娟住的，內一間另在廊簷上，開個門是龍伯青的內書房，裡面也有門，可以通到水柔娟房裡。

又嫌那張大牀是龍老頭兒在上頭放的，也不要了。增朗之另外托人在上海買了兩張寧波式的紅木嵌花合歡牀，一張送與他乾媽媽楊姨娘，一張送與他乾妹妹龍玉燕。雖然穿素，卻都鋪設的齊齊整整，收拾的乾乾淨淨。

這位增二少爺自然來的更勤，同這楊姨娘不但是握雨攜雲，公然的停眠整宿。就是那玉燕小姐也在旁邊送茶裝煙，增朗之有時把他抱在膝上，低唱濃情豔句的小曲，或彈套月琴，或吹枝笛子，大約每天總在他乾哥哥身上的時刻居多。有時打打麻將，龍伯青在家自然親自奉陪，不在家就是他的愛妻水柔娟恭代。龍伯青是有意要同他那先世四位靈君裡頭第三位的支派連宗的，況又愛弟情殷，所以才不來管他們的閒事。有一天二更時的光景，增朗之來了，龍伯青在家不在家他也沒有打聽，一逕走到他乾媽媽房裡，卻不見人。再走進乾妹妹房裡，看見玉燕倚在牀上，手托香腮的不知想些甚麼。見增朗之進來卻也並不起身，增朗之也就到牀上挨著玉燕坐下，一雙手搭在玉燕腰上，一隻手握著玉燕的手，問道：「乾媽呢？」玉燕回說：「不曉得。」增朗之伏下身去看著玉燕的面孔，低低的問道：「恐怕又到毛升房裡去了罷？」玉燕在他頭上打了一下說道：「你管他呢！」增朗之又問道：「你曉得他到毛升房裡做些甚麼？我現在找他做甚麼？」玉燕道：「我知道你們這些人做些甚麼鬼事！」增朗之道：「妹妹你不知道，我來教你。」說著那手就要伸了下去，玉燕連忙用手來攔，說道：「你還找我娘去罷，不要同我鬧，再不就到我嫂子那邊去玩罷。」增朗之道：「好妹妹，他們怎麼能及得妹妹呢？我想妹妹想得久了，好妹妹，你也應該可憐可憐我。」說著又來動手。這玉燕要想起身，無奈身子是被他壓住的，要想喊，又是平日玩笑慣了的，怎麼同他認真？而且曉得全家都倚靠的是他，就是喊也不中用，好在這身上的皮肉差不多沒處不經過他的手，又何在乎這一點點地方呢，也就不去十分保護。待得兩人抬身起來，那楊姨娘卻打外邊走了進房，羞的這位玉燕小姐低垂粉頸，滿臉朱霞，用手遮著胸膛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娘不在這塊，乾哥哥跑來就把我欺負了。」楊姨娘說道：「乾哥哥歡喜你，那是頂好的事情，還有甚麼說呢？你今天就好好的陪著乾哥哥睡罷，先起來吃口酒也好。」兩人各自披衣起牀，楊姨娘叫迎春燙了一壺木樨燒，湊了幾個碟子，三個人在房裡淺斟細酌。增朗之看這玉燕羞慚無言，異常嬌媚，真個是出落得別樣風流。吃了酒，楊姨娘叫迎春替他們把牀上被褥鋪好，他乾兄妹明公正氣的解衣就寢。

第二天睡到正牌時分，兩人方才一同起牀。

過了幾天，增朗之打了一枝嵌珠軟鑲的壓髮玉枝、花花別子一根、金兜索一副、金鐲一對、玻璃翠的耳環送與玉燕，因在服中不好送得衣料，另外又私自送了二百塊錢與他乾妹妹做體己的用度。乾媽媽跟前也送了一百塊。比到那上海堂子裡，替紅清官人點大蠟燭的規矩，也差不多了。增朗之日在他母女二人身上纏混，不但家中琴瑟置而不御，就是那西南營小銀珠的房裡也就蹤跡甚希增朗之既已一箭雙雕，也應該適可而止。

那知他是如韓信將兵，多多益善，必欲使諸葛三君同歸帳下，然後為快。這天卻好是龍少奶奶的生日，他就厚厚的送了一個壽禮，又辦了一桌席，卻連龍伯青一齊請的，六點鐘的光景入座，又央求龍玉燕彈著月琴，唱了一枝上壽的京調，先選猜謎行令，後來就左一杯右一杯的敬著壽星。那水柔娟本來也覺得這次弟的春風應該吹到他的枝上。三五杯下去之後，不覺烘動春心，與這增朗之目盼眉語，做出無限風情，也顧不得蒿木沾在座了，這龍伯青倒也有唐中宗親自點籌的氣度，不過究覺自己在座人家說笑有許多不便，正思設法避一避賢路，恰好周德泉在西南營也是替桂雲做生日寫了條子來，邀龍伯青、增朗之兩人去吃酒，龍伯青趁勢說道：「我正好有話要找他商量，我就先去罷。」就站起身來到房裡去穿馬褂，出來又問增朗之道：「你回來去不去？」增朗之道：「我是主人，不能不終局，這邊叫的早，我說來的，但是吃酒可以不必等，遲早是說不定的。」

龍伯青笑著道：「你就不來也沒甚麼，要緊不過又要叫小銀珠抱怨兩句。」說著就匆匆的走了出去。這裡水柔娟見無礙眼之人，更加開懷暢飲，吃得個杏眼如錫，桃腮欲滴。那增朗之也有了幾分酒意，有一杯酒是水柔娟猜子兒輸的不肯吃，增朗之竟跑到他座兒上，挨著他坐下來，摟著他的粉頸要灌，那水柔娟趁勢把那身軀望增朗之身上一貼，粉臉望增朗之懷裡一偎，迷迷糊糊的說道：「我實在吃不得了，任你拿我怎樣罷？」

你定要把我灌醉了做甚麼呢？」那龍玉燕看著覺得太不像樣子，且不免微含醋意，就悄悄的走回自己房裡去了。這水柔娟靠在增朗之懷裡，雲鬢全散，嬌肢半躺，鬧了一回不覺酒湧上來，增朗之連忙把他嬌軀放開些兒，一手托著額角，一手摟著纖腰，讓他向著地下吐了。迎春趕緊過來揩抹，連兒也連忙遞了茶來與水柔娟漱口，又打手巾來，增朗之接了替水柔娟慢慢的揩著，又叫連兒再打一托來替水柔娟擦了一擦，卻順便自己也揩了一揩。同著楊姨娘把水柔娟弄躺到房裡，水柔娟已是骨軟如綿，任人播弄。楊姨娘知趣也就抽身走開。增朗之看龍嫂醉到這個樣子，把兄又不在家，這『有事弟子服其勞』一句是不敢辭的。怕他把嫂再吐，連忙跑到牀上先替他寬了外衣，卸了簪釵，褪了蓮鉤，然後替他把上下裡衣一齊解脫，拿了牀薄棉和合鴛鴦被，替他輕輕的蓋好。這水柔娟真如吃了醉仙丹的光景，雙眸緊閉，百體皆情，增朗之忙了半天也還覺得吃力，坐在牀前歇歇，取了水煙袋慢慢的吸著，又叫連兒濃濃的泡了一壺茶，恐怕他把嫂醒了口渴。那增朗之坐了一會到將近三更的時候，想那把兄是不見得回來的了，要想走又怕把嫂沒人陪伴，空房膽怯，要想秉燭達旦，爭奈睡魔催人，而且當此清秋深夜，讓把嫂一人獨寢，更恐他酒後受涼，躊躇再三，也只得輕輕的鑽進被窩學那雙體荀郎，慢慢睡去。那水柔娟一覺醒來，紗窗曙光射入羅幃。睜眼一看，見這擁肩並枕的人不是把兄，卻是把弟，幸喜是天天見慣的人，也還不十分驚訝。只輕輕的把他推了一推，說：「你甚麼時候跑到我牀上來的？」這增朗之被他推醒，擦了一擦眼睛，笑道：「我昨晚晚上這麼樣子服侍你，怎你竟一些不知？」水柔娟在他身上輕輕的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人家被你捉了醉魚兒，不同你算帳，你還要拿人開心。」

說著就披了衣服起來，上了馬子，在臉盆裡洗了手，摸摸那茶壺尚溫，倒了一碗喝了，又倒了一碗嘗了一口，拿到牀前遞與增朗之喝。增朗之抬著身子，就他手裡喝了水。柔娟看看天色尚早，仍舊解衣就枕。後來據增朗之同人談起說：「這水柔娟相貌雖不及楊姨娘、龍玉燕兩人，而他這操縱自如的本領，卻遠在他母女兩人及小銀珠之上，本是個書班的女兒，也是被龍伯青勾排上了才娶過來的。」兩人起來的時候，已是紅日滿窗，好在計算龍伯青這時候在那文卿牀上，也不過剛剛起身。

楊姨娘也有毛升作伴，彼此都還不甚寂寞，只不過撇的龍玉燕略為苦些。增朗之穿好衣服，洗了臉，漱了口，仍舊走到楊姨娘房裡。楊姨娘望他笑著說了一聲：「恭喜！」他也笑著坐了下來。迎春送上一碗蓮子，玉燕也打房裡出來，望著他拿手在臉上刮他，也有些覺得對不住的光景。摸了一換頭上辮子毛了，就央告玉燕替他梳一梳。玉燕說道：「我不會，你叫嫂嫂替你梳去！」增朗之連忙望著玉燕作揖，親妹妹、妙妹妹的再三央求，楊姨娘笑著說道：「燕兒，你哥哥既如此求你，你就替他梳一梳罷。」玉燕卻不過情，回到自己房裡拿了自己用的梳篦，出來替他頭髮打開，慢慢的梳好，然後把流篦拿回房去。增朗之也就趕緊跟著進去，拉了玉燕一齊躺到牀上，說了多少好話，賠了多少小心。初時玉燕只有不理，後來也漸漸的和悅了。

兩人親熱了一點多鐘的時候，各自起來整了一整衣裳，玉燕又減迎春打了盆水，兩人洗了洗手，攜著出房來坐了一刻。看著已快十二點鐘，增朗之要回衙門。玉燕忙拿掛在壁上的糊袴夾衫，替他披上，又拿夾紗馬褂，也替他穿好。增朗之又走到水柔娟房裡，打了一個照面，水柔娟也就像那堂子裡的規矩，說了一句晚上來。增朗之笑著應了一聲，走回衙門，進了上房，他的少奶奶猶雲娘問道：「是不是又在小銀珠那裡住的？」增朗之道：「可不是，昨兒晚上被他們灌醉了，小銀球不讓走，只好住在那裡。」他這位猶氏娘少奶奶也是善於自遣大度能容的人，只笑了一笑，也就不往下追問。只可惜這小銀珠卻冤冤枉枉的替那位龍少奶奶擔了一個惡名。這龍家六條玉臂搶著這一個情郎，一天一天的自然有許多的風流佳語，但是這回書已經覺得描摹太盡，容易引動閱者春心，做書的再沒有工夫細細的替他編這一篇穢史了。

卻說這龍伯青公事筆墨上雖不見得十分考究，那個人的經濟學問卻是絕頂的精明。從前只因腳跟未定，不敢放開手段去做。現

在既做了夏征舒，又做了楊國忠，近來更做了一個海潮珠的崔子，既就有挾而求，還有甚麼忌憚，也就大開方便之門。

這通州地方本來好議，更兼地屬濱江沙州，案子最多，爭沙州的業戶都是些有錢有勢的人，而且這種案子裡頭的糾葛，皆是可東可西的，其中互有是非並沒有甚麼一定不移的，斷法更好，高下其手，有些可以逕自主的，那是不必說了。就有時遇著跡涉嫌疑，非幕賓所能下筆、所能進言事體，就叫老婆妹子在牀邊上逼著增二少爺替他想法，總要弄通為止。既有這種好門路，那個不來走走？真個是其門如市，他這兩三年的進項，比他老子幾十年的積蓄差不多，可以相抵。可見拿這「色」字去換那個「財」字是一件最便宜的事體，真要算得發財上策。無怪近來涼血部中的種族日見繁滋了，但是鼓鐘子宮聲聞於外，通州又是沿江一個小小的碼頭，這風聲豈有不吹到上司耳朵裡去的呢？更有兩個不得其門而入的司生劣監在那上控呈子裡頭，將他把弟兄兩人的行樂圖，略略描寫了兩句，上司密派委員查了一查，不但所告皆實，竟還有兩件不能形諸紙筆的事，皆有真贓實據可指。上司聽了赫然震怒，本來要把這位惠直刺立時撤參，因為這位惠直刺京裡照應他的固然很多，就是年節壽喜，他的饋送也比人豐盛，怎麼好意思動他的手呢？只得下了一個嚴札，叫他把這劣幕趕緊辭退驅逐出境，從嚴管束子弟，以息浮言。又有一位文案委員，密密的寫了封信與惠蔭洲說：「這回事體極峰，查實之後，欲以白簡從事，費了多少唇舌才能挽回。現在師恩雖然寬厚，就必須趕緊遵照憲禮辦理，不可再因循迴護，萬一京裡有了折子，或是梓台那邊動了手，那就無可為力。」惠蔭洲接到這個札子，並這幕府的信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趕緊把這位龍伯青師爺連夜辭退，又叫帳房師爺同捕廳，催他攜著家眷即日搬到別處去住，不可在此逗留，致討沒趣。

又把兒子叫到面前，嚴嚴的訓斥一番。這時候，這位增二少爺真是無可如何，就如李三郎到了馬鬼坡，六軍不發，雖是心愛的妃子，也就沒法保護，只得讓他自去。惠蔭洲又拿了這札子，同那封幕府的信，到刑名師爺陳仲言那裡，請他做個稟帖，把感恩引咎立時遵辦的情形稟復，還要寫封回信，謝謝這位幕府。

那陳師爺連連答應，當下說道：「本來這龍伯青鬧的也實在不堪，把我們處大席館的臉面都丟盡了，二少君平日倒也是個明白能乾的人，不過被這龍家的混帳男女引誘壞的。現在龍家雖已攆開，二少君還在衙門裡，恐怕地方上那些不得志的小人還要作浪生風，好在二少君身上已經有了功名，不如叫他引見到省，既息了此地的風潮，又成了一個正經的事業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惠蔭洲聽了陳師爺這番話，也深以為然，就說道：「仲翁這話很是，我再去叫了小兒訓誡一番，照著這樣辦罷。」說罷，起身過去。諸位也請明兒再看罷。